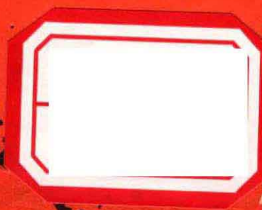


看使情霞

楊思蕊

愛情使者

台灣 易思蓓



(桂)新登字 03 号

爱情使者

[台湾] 杨思蓓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字数: 136,000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5,000 册

ISBN7—5407—1192—2/I. 828

定价: 3.9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位美艳的音乐学院的女高才生，因失恋而远走它乡。一年后，这位当年靠人资助上大学的美人，却似女富翁一样，回到了令她伤感的城市，在这里她乘坐的是劳斯莱斯，穿的是名贵时装。她为什么会如此阔绰呢？音乐殿堂里的爱情是否如跳跃音符般地曼妙？带着爱的创伤，她重返校园，是为了报复？为了重述旧情？抑或是别有所图？……

1

当飞机降临这城市的上空时，丁婷由头等机舱鸟瞰这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她心中别有一番感受，她对这城市有着一份很特别的感情，否则她也不会接受这一个特别的任务，重临这城市了。

这城市有一间著名的音乐学校，她曾在这学院攻读乐理，但由于某一些原因，迫得中途辍学，而念书时那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就构成了她美丽又伤感的一部份回忆！

这只不过是没多久之前的事吧！但现在似乎变得很遥远似的，她的年纪还轻，但也感到世事变幻无常，她忍不住低哼起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。

空中小姐正在请乘客绑好安全带，飞机要降落了，她立即又欢欣起来，重临旧地，毕竟是值得高兴的。

当她步出机场时，酒店派来迎接她的贵宾车早已恭

候在侧，那是一辆劳斯莱斯，虽然不是豪华型那一种，但作为迎接外地来客，这份派头已很足够了。

现在正是盛夏，司机穿上整齐的制服，包括戴上帽子及穿上皮靴，虽然在车内有空气调节，但当他出来为她开车门时，那一份灼热也够她受了。

对此，她微微有些歉意，但，她是不能制止他这一种礼貌或拒绝酒店对贵宾的殷勤服务。

但她可以作出补偿的，当这一辆酒店贵宾专用汽车驶回酒店时，丁婷就是给这一位司机丰厚的小账；而她出手的阔绰，使这司机惊异得忘了道谢。

她不仅对酒店接送司机出手阔绰，对代为搬行李的服务生的打赏也毫不吝啬的，这令他们十分惊奇，想不到这一位小姐不仅年轻貌美，出手之豪爽没有多少人能及，何况她又是单身一个人。

到达酒店，丁婷首先在金碧辉煌的套房浴室中舒适地沐浴，然后吩咐了冻饮。

这时她方才稍减疲倦，而暂时亦不想外出，她这就一边喝着饮品，一边想着今天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餐好呢？

当然，这一间五星级酒店，食物水准自然也是一流的。不过，她想到各处逛逛、看看。她熟悉这里每一个地区，也知道那里的饮食店厨艺高；同时，她又很想去见见音乐学院的同学及教授；还有，这里有不少美丽的沙滩，现在正是弄潮的季节，她要趁机好好地享受一下

.....

噢！她要到的地方太多，反而忘记了正经事呢！

想到了这里，她掏出一张照片来细看，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约比她大两三岁吧！长得温文尔雅，也相当英俊。她想：他既俊雅、家境又好，难怪他会成为花花公子；有些人很受幸运之神所眷顾的，他就正是这么一个人。

她将照片翻过来，写着“宋文浩”及一个高尚住宅区的地址。

照片中的人文质彬彬，相信是不少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。

但丁婷轻蔑地哼一声，她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一类富家子弟，仗着父亲有钱，又天生一副俊朗仪容，终日无所事事，整天在女人丛中打滚，纵有亿万财产又如何？枉渡一生！虽然这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。

于是她又忍不住从皮包里找出一张照片与之比较，照片中是另一个青年，他年纪稍大一些，也没有那么英俊；但眉宇间却有一股英气，衣饰也很普通，甚至有些不修边幅，浓发也有点乱，不过乱得可爱。事实上，他的眼睛、鼻子及嘴唇，皆有一股倔强、不倔不挠的气概，有如贝多芬那样，坚强的迎接命运的挑战。

她正喜欢他这一种独特的气质，但可惜的是——

她的心痛得有些收缩起来了，喃喃地说：“王丹波，金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

突然，她有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：她现在可扬眉吐气，

大可乘机折辱他一下。想到这里，她又得意地笑起来，她小孩子心性还未因环境的变迁而泯灭哩！

她立即拿起电话筒，要求酒店的服务部为她租艘大型豪华游艇，她要举行派对，客人名单未定，但船先租了再说。

酒店服务部自然十分乐意去办这件事，这是为顾客服务又可盈利的事，何况她的阔绰手段是早已传遍了酒店。虽然酒店不知道她是谁；但她是一个年轻又美丽的大豪客，这一点便足够了。

她身上的现金不多，但有一张“白金”信用卡，不仅可以购买昂贵的东西，还可以用作提取巨款。

她在作了这个特别安排之后，也大为兴奋，她为了能够如此大事挥霍而感到痛快。她本来是有任务的；但她偏不去进行，而且只顾去做私人的事，她这样做，是带有报复的意味在。



晚餐时，她本可以在自己的套房内进食；不过，她不想独自一个人进食，她便到酒店的扒房去。

她盛装打扮，穿着最新款的时装，这也是新购买的。

在这豪华酒店扒房内，单独进食的女子并不多见，何况又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年轻少女，穿着露背新款裙子，自然立即吸引了不少目光，其中自是仰慕的目光居多。

她现在才体会到以前的人说过的话：“美丽的女子必须富有，这才可以令她的美丽更为完美！”

她本来不喜欢饮酒，也特地吩咐要了一瓶上好年份的香槟，在轻轻呷饮着。

她已成为全场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，这不仅是由于她的“孤芳自赏”，最主要还是她的艳丽与高贵——更带有神秘感！

这时坐在东边的一桌的一位客人，在几次回首细心打量她之后，终于站起来，向她走过来，那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大约是五十岁左右，他有礼貌地来到她面前，微微地欠欠身，优雅地说：“若果我没有记错，你应该是丁小姐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我姓丁，阁下是——”她微有困窘，因为这人虽有点面善，但却记不起他是谁。

这中年绅士改口说：“丁同学，我只不过曾为王教授代过几天课，难怪你是记不起的。”

“呀！你就是张秋生先生？”丁婷经他一说，这才记起来了，忙说：“请坐！”

张秋生是一位音乐指挥家，也是巴罗克音乐学院王教授的朋友，有一次王教授病了，他曾代课。

“我和太太在另一边进餐，既然你只有一人，不如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吧！好不好？”他十分客气。

“噢！这是我光荣！”丁婷立即同意了。

当他介绍他的太太给她认识时，这一位慈祥的中年

女人笑着说：“怪不得他对你的印象那么的深刻，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美丽的女孩子。”

“张太太，你过誉了。”丁婷心里是大为高兴，虽然她曾听过不少对她的称赞，但这位张太太说得很风趣。

“不错，你的容貌比你的音乐才华更为吸引我。”这位指挥家也哈哈地笑着说：“当然，我不是说你没有音乐才华；但短短几天代课，使我印象难忘的自然是由于你的花容月貌。”

“张先生，你这样说，更足以说明我实在欠缺音乐天份了！”她有些失望地说。

“噢！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”张秋生连忙说：“事实上，我是不相信天份或天才这一类神话的；如果你真的喜爱音乐，只要努力钻研下去，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那就一定会有所成就。你现在仍在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吗？”

“嗯——我暂时未有此打算。我这次来渡假的！”她有些惭愧地说。

“一个人？”他微微有些奇怪。

“是的，一个人。”

“你已辍学一年——现在你有机会，为什么不继续你的学业？难道你对音乐真的已不感到兴趣了吗？”他一边说、一边打量她这一袭漂亮且又名贵的衣裙，轻柔的设计，一看便知是出自名家。

“我仍很喜欢音乐，也很想重返巴洛克，但——”

他等待她解释下去。但，他的太太暗中碰了他的脚一下，他这才醒觉，不应追问别人的私生活，何况她似有难言之隐，于是忙换了话题，说：“丁婷，今晚有一个音乐歌剧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和我们一同去欣赏。”

“噢！这真是好极了！”她大喜过望，她知道这里的歌剧院票子不容易买，何况是鼎鼎大名的指挥家也前去欣赏，这一出歌剧定是大有来头。

所以在结账时，丁婷坚持这一顿晚餐由她作东道，而当她取出那一张“白金”信用卡时，他感到奇怪。其实，她并不是要在他们面前炫耀，而是她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去付账。

当他们离开这高贵的酒店时，丁婷看到一个男子的目光紧紧盯着她，这男子在机场时就曾出现过了，这未免太巧合了吧？

虽然，她的美貌吸引了不少男子的目光，但她直觉上觉得这男子是跟踪她的，如果他不是跟踪得不够技术的话，那就是公然地向她表明是在跟踪她。

酒店的贵宾汽车已在外边等候他们，张秋生夫妇又大为惊异，他们想不到这小妮子有此排场；但始终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也就不再多问。

不过，最令丁婷气恼的是，当他们上车时，那一个跟踪她的男子也赶着截了一辆计程车，简直有如魔鬼那样如影随形。丁婷心里暗笑一声。



汽车驶至剧场中心。在“第一剧场”中上演的是“费加洛的婚礼”；当然，入场券早已售空；不过，和张秋生夫妇在一起，她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因为张秋生包有一个厢座的。

那一个一路跟踪的人，自然不能进场了，她心下大感痛快。

当她一踏入剧场，她立即就感到有如天王巨星般，除了她的美丽之外，主要还是她由张秋生夫妇所陪伴，张秋生是名指挥家，在这类场合中，自然不会没人认识他，他的入场自然引起了若干轰动。事实上，他亦频频地向相熟的人挥手；但却边对她说：“丁婷，是我叨了你的光啊！看，有你在身边，羡慕了不少男仕！”

“不要说笑了，若不是你带我进来，我压根儿没机会置身这里呢！”她一边说一边游目四顾，希望见到她一些在音乐学院时的同学；不过，这环境下并不容易辨认。

张太太笑了一下，打开了手袋，取出一副观看歌剧用的小巧精美的望远镜，递给她，说：“你要找朋友吗？”

“我正在想，我旧日的同学是否也在座？”

于是她接过了望远镜，往大堂内观众中看去。

当然，她不仅是看看有没有同学在坐，主要是看看她心中的王丹波；但要在大群观众中去找一个人，谈何

容易呢？最后，她只得放弃了，随意去看看其他厢座的观众。在厢座内的观众自然是有身份的人，事实上，今晚在厢座的客人，不论男女，皆是衣着华丽，打扮入时，细细看倒像是个小型的时装表演呢！

由此可知，这类高贵场合，台上台下皆是很有瞄头的！

当她的小巧望远镜无意中移到左边的厢座时，她看到了一张颇为英俊又似曾相识的脸孔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这一张脸孔她曾在哪里看见过呢？她一时之间想不起来。

于是她再细心透过望远镜，打量着这青年一番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心底暗说一声……原来是他！

这英俊的男子正是照片中的宋文浩，也正是她要找的人，想不到无意中在这里见到他。不过，她根本就无意去履行她的“任务”；但现在既然无意中见到他，由于好奇，她也就趁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名花花公子。

透过望远镜，她可以仔细地打量他，而对方是不知道的，同时，在这距离之下，却能清楚地观察他脸孔细微之处，这正是望远镜的好处。

这青年比照片还要英俊，真是罕见的美男子。他和几位朋友在一起，一共是两男三女，他们的年纪都不大。她留意这三名女子，她们都很端庄，不似是不正经的女孩子；不过，凭外表看，那是看不出来的，不少人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呢！

但无论如何，这一位花花公子竟然会偕他的女伴来欣赏严肃的歌剧，的确是令她颇为感到讶异；不过，也有可能纯是一种社交玩意，与音乐爱好扯不上关系，她相信在座中有不少是这样的人士。

但无意中能在这里见到他，对她而言，这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，至少，她可以不费工夫就有报告及交待了。

“丁婷，你看见朋友吗？”张秋生奇怪地问，他见到她停在某一个目标太久了。

“嗯——不是。”她将望远镜交还给张太太，而在这时候，开幕的音乐曲响起来，全场的灯光渐渐暗去，射灯投向舞台。



散场时已超过十二时了。在入场时，他们见不到巴罗克音乐学院的同学及教授；在离场时，反而遇见了两三位教授及同学呢！当时是在剧场外等候汽车，而当酒店的贵宾车来接她时，他们的讶异也不在张秋生之下，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呢！

“张先生，让我送你们回家去吧！”她说。

“不用客气了。”张秋生说：“谢谢你的晚餐。”

“噢！你太客气了，是我应该感谢你才是，如果没有你的邀请，我又怎有机会欣赏这精彩的歌剧呢！”她衷心地。跟着，她又和一位姓陈的同学道别，这位同学比

较率直，叫道：“丁婷，你现在环境好得很，应该回来继续攻读音乐，不要浪费你的天份。”

她上车时，尴尬地笑了一下，讪讪地说道：“我没有天份，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不过，改天我会回学校去拜访各位教授及同学的。”

“应该的，王教授很挂念你呀！”

这时，酒店的一辆名贵专车将她载走了。

这一次，她没有发觉有人跟踪她了。

尽管如此，她心中仍然愤愤不平，显然，那是“托付”她的人对她不信任之故，也许对方已看出她是毫无诚意去履行她的任务，但也不应该派人监视她！

她回酒店之后，决定立刻打长途电话回去大兴问罪之师，但她拨了两下又重新放下电话，冷笑了一声，她想，何必动气呢？索性痛痛快快太玩一场，风光一下，然后方辞职不干，这才是最佳报复呢！



第二天，她在酒店的房中吃过早餐后就外出。她走到一家名贵糖果店，买了几盒糖作礼物，然后再乘车至巴罗克音乐学院去。

这一间古典派音乐学院位于这城市的东部，附近是高级住宅区，地点是在近郊，环境十分优美，大致上分为三座建筑物，依山而筑的是一座宿舍，因为这里有寄

• 11 •
ae. 10

宿的学生，也有通勤的学生，通勤的学生自然以在本埠居住的居多；至于寄宿生则是外来学生为多，当时丁婷也是寄宿生。

另外两座建筑物则是授课和实习之用的。她虽然专攻乐理，但时而玩玩乐器，那里有许多宽敞且洁净的大教室，她就常常躲在这些大房间中拉大提琴、弹钢琴或竖琴；那实在是很美妙的享受，一个人在大房中，光凉的地板，窗外爬满了蔓藤，微风扬起了白色的薄纱窗帘，流泻进来的阳光比黄铜还要光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拉大提琴，或是弹钢琴，都是最大的兴趣和最高的享受。

至于在上课时，也是其乐无穷的，教授们是对音乐有高深的认识，而且品格高尚。对音乐有修养及爱好的人，他们的品格都不会卑劣，事实上，他们都是具有魅力和特殊气质的人，和这些人朝夕相对，聆听其教导，接受其艺术熏陶，又有不时的演奏各种乐曲，真是其乐融融！

不错，这巴罗克音乐学院是她的“乐园”、是象牙塔、是不沾人间烟火的天堂；但在一年前她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乐园，无缘再生活其中。

现在隔别了一年后，重临这里，她有说不出的感慨，望着这座长满了长春藤的典雅建筑物中心，充满了仰慕和眷恋之情。

她现在有如一个被眨滴下凡的仙女，仰望着以前生

活过的宫阙那样。

最后，她抖擞精神，昂然地走进这高高在上社学府！当她一走进校务处，立即被人认出来了。

“丁同学，你终于来了！”那位四十余岁的关小姐，立即向她迎了上来，她是这里的接待员。

“关小姐，你知道我今天会来的吗？”她故意这样问。

“噢！陈同学和张先生说过你来这里度假，你自然会来见我们了！”关小姐说：“只不过不知道你今天就来到罢了。”

她心里暗暗得意，无疑地，昨晚和张秋生夫妇在一起的事，加上又遇到陈同学及另几位教授之后，看来学院里不少人已知道了。

学院里学生不多，自然很快地大家都知道，这效果比她预期的更为迅速，当然，这是拜这位鼎鼎大名的指挥家所赐。

“同学们都好吗？还有王教授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们都挂念你啊！好了，你现在终于回来了，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高兴的！”关小姐说得十分诚恳。

“你们真好！”她听了十分之感动：“关小姐，这小小礼物是给你的。”

“噢！这是我喜欢吃的糖果。谢谢你！”

“我先去见见王教授及同学，待会儿再跟你聊。”

于是丁婷往宿舍走去，她知道王教授现在并不是授课时间。王教授有他的私人休息室及卧室，他虽然在这